

Ikeda, Y. (2008). Carl Menger's monetary theory: A revisionist view.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5(3), 455-473.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卡尔·门格尔的货币理论：一种修正主义观点

池田幸弘 (Yukihiro Ikeda)

摘要

本文提出了卡尔·门格尔货币思想的一种修正主义观点。尽管门格尔被广泛认为将货币体系理解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但门格尔承认国家在货币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他 1900 年的《货币》(Geld) 中，门格尔强调了国家的作用是货币体系全面发展所必需的。门格尔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为他的思想与他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的地位，以及他的思想与该学派后来的成员和晚辈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具体而言，门格尔的立场不能被视为与这些后期奥地利学派文献中典型的激进自由主义一致。

关键词

卡尔·门格尔，货币，自发秩序，奥地利经济学派，自由主义

1. 简介

卡尔·门格尔的货币理论被广泛认为将货币体系描述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因此，它在劳伦斯·怀特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现代成员和后辈的文献作品中受到高度评价。乔治·塞尔金和劳伦斯·怀特对门格尔的以下描述代表了现代奥地利学派对该思想家的理解：

卡尔·门格尔为从以货易货中发展出货币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的演化论或理性重构。他解释了货币是如何从个人节省实现所需交易的成本的努力中逐渐和自发地出现的。(White and Selgin 2002: 133)

在承认门格尔货币思想这一特征的部分有效性的同时，我在本文中对门格尔的货币理论提供了一种修正主义的解释，这是针对门格尔思想的演变而发展起来的。

首先让我提到两位学者，江头进 (Susumu Egashira) 和杰弗里·霍奇森 (Geoffrey Hodgson)，他们是最近重新评估门格尔的先驱。他们在与我的论点特别相关的方向上研究了门格尔的货币理论。在他关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专著中，江头评论了门格尔在其《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二版中发展起来的理论的一个方面。请允许我为英语读者提供对江头的评论的以下翻译，该评论最初以日语发表：

在承认社会制度的自发发展的同时，门格尔也承认国家在货币的出现中发挥着作用；这是哈耶克和门格尔之间的一点区别。哈耶克在赞同门格尔对有机社会现象的理解时，并未对门格尔思想的这一方面给予应有的

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对门格尔的引用不能被认为是良好平衡的。（Egashira 1999: 157）

江头关于门格尔在第二版《原理》中引入的新元素的洞见很少受到关注；遗憾的是，自作者去世以来，第二版的英文译本一直没有出版，使许多研究人员对门格尔与后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关系形成了不完整的认识。门格尔和哈耶克之间有问题的关系将在下面的第 5 节中进一步讨论。

在他的启发性研究《经济学如何忘记历史》（*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中，杰弗里·霍奇森提供了一种相关的洞见，将门格尔货币思想的这一方面总结如下：

在这种情况下，极具讽刺意味的是，Menger (1909) 后来修改了他关于货币演变的论点，并承认了国家的重要作用。（Hodgson 2001: 88）

在对本刊的投稿中，米凯尔·斯坦库拉（Mikael Stenkula）对门格尔的货币思想进行了平衡的描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门格尔认为，即使货币不是通过法律和干预创造出来的，政府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首先，门格尔向政府开放，以照顾作为一般交换媒介的商品的铸币（coinage）。（Stenkula 2003: 596）

最后，法国学者吉尔斯·坎帕尼奥洛（Gilles Campagnolo）在对门格尔的《货币衡量价值》（*Money as Measure of Value*）的英译序言中恰当地总结了门格尔的论点如下：

门格尔后来的一些继承人会提出这样的理论，即国家对货币的行动要么是无用的，要么是危险的。还有哈耶克关于“货币国家主义的兴衰”的概念，以及不受国家干预的定价体系，这分别对哈耶克和米塞斯至关重要（这对米塞斯来说至关重要，他处理的正是货币理论的主题）。然而，正如读者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看到的那样，门格尔从未以这种方式考虑过这个关于货币的问题。（Campagnolo 2005: 242）

坎帕尼奥洛正确地指出了门格尔和后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区别：对门格尔来说，国家是使货币体系运转的重要工具。¹通过将门格尔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坎帕尼奥洛做出了贡献，使其可供英语读者阅读。

鉴于这些最近的论点，我在本文中断言以下内容。首先，在门格尔的货币理论中，国家确实在塑造货币体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断言与传统理解

¹ 详情另见 Campagnolo (2004: 282): ‘Aussi l’image de Menger (souvent donnée encore aujourd’hui) d’un théoricien du libéralisme et d’un non-interventionnisme absolu est au moins simpliste... Certes, les relations d’échange entre les individus sont préalables à L’État selon Menger (sa démonstration étant faite à partir d’Aristote), mais l’État joue un rôle (de coercition ou de facilitation) dans leur formation.’也许我的论文可能会被解释为试图或多或少地证实坎帕尼奥洛的论点。我努力展示门格尔和后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在货币思想领域的区别。

（即门格尔将货币体系视为应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自发秩序）背道而驰。同时，这一论断与上文介绍的门格尔货币思想的新论点完全吻合。其次，门格尔的货币思想与哈耶克的不同：应用于货币体系，它比哈耶克的激进自由主义更加平衡。²

2. 《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版中的货币理论³

门格尔的货币理论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为了追溯这一过程，让我们回顾一下门格尔与他的货币思想有关的著作的出版历史。作者第一次提到货币问题是在门格尔为任教资格（*Habilitation*，这是一种典型的德式学术资格程序，是在德国大学获得任教资格的要求）撰写的第一版《原理》中。从这项工作开始，门格尔关于货币理论或与货币理论密切相关的论文和专著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 《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版，最初于 1871 年出版，第 7 章和第 8 章。
- 《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由 L. White 撰写的新序言，路易斯·施耐德（Louis Schneider）编，弗朗西斯·诺克（Francis Nock）译，最初于 1883 年出版。
- 《货币》（*Geld*），载于《政治学手册》（*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第 3 卷，1892 年。
- 《论货币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Money*），载于：《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1892 年，第 2 期。
- 《货币衡量价值》（*La monnaie mesure de valeur*），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1892 年，第 6 期。
- 《货币》，载于《政治学手册》，第 4 卷，第 2 版，1900 年。
- 《货币》，载于《政治学手册》，第 4 卷，第 3 版，1909 年。重印于卡尔·门格尔，《文集》（*Gesammelte Werke*），F.A. 哈耶克编，第 4 卷，第 2 版，1970 年；重印于 Latzer and Schmitz (2002)。
- 《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二版，1923 年，第 8 章和第 9 章。

《原理》第一版第八章是门格尔货币理论发展的起点。他的下一部作品《探究》以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批判而闻名，但其分析也扩展到其他制度；哈耶克认为门格尔在《探究》中的论点为他自己的想法奠定了基础。

² 在本文中，我不讨论门格尔的立场是否优于坚持国家活动无意义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立场。我无意表明门格尔的立场优于从米塞斯和哈耶克开始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的立场。这篇论文仍然是纯粹的历史——有保留地写下的。尽管我在论文中有时确实使用了诸如“平衡”或“良好平衡”之类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门格尔的货币理论有任何实质性的评价。当我提到后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自由主义时，术语“激进自由主义”也不意味着有任何实质性的评价。

³ 这一章的德语原标题是“*Die Lehre vom Gelde*”。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章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提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货币“理论”。相反，它试图展示货币体系的演变，同时也使用历史证据。如果允许从苏格兰启蒙运动领域借用一个术语，那它就是门格尔式的“猜测历史”。无论如何，他在这里超越了他后来所称的精确法则（*exact laws*）。

1892 年，门格尔以外语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英语的，由卡罗琳·A. 弗利（Caroline A. Foley）翻译；另一篇是法语的，最近由吉尔斯·坎帕尼奥洛翻译成了英文。此外，这一年还发表了一篇为《政治学手册》撰写的德国文章。这篇文章被修改了两次，第一次是在 1900 年，后来是在 1909 年。1900 年的修改特别重要，不仅因为论文的篇幅从 28 页增加到 47 页，还因为它反映了更深入的观点。1900 年版由 11 个小节组成；第四小节题为“国家完善货币（The Perfecting of Money by the State）”。本节的标题表明门格尔的观点在 1892 年到 1900 年之间有所扩大；1892 年的版本在题为“国家权力的影响”的小节中仅简要讨论了国家问题。门格尔之前也没有在上述《原理》第一版的章节之外讨论国家的作用。《货币》的最终版本于 1909 年出现在《政治学手册》；这个版本在哈耶克编辑的《文集》以及最近的《卡尔·门格尔与支付系统的演变》（*Carl Menger and the Evolution of Payments Systems*）中都被重印。在《货币》的各个版本中，本文的其余部分主要涉及 1909 年的版本。门格尔关于货币问题的最后文字出现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第二版《原理》中。

在本出版史的背景下，让我们更详细地考虑门格尔货币思想的演变，从他在《原理》第一版中对需求双重巧合的困难的探索开始。门格尔写道：

A 有一个渔网，他想用它换取一定数量的麻。为了让他能够真正进行这种交换，不仅需要有一个精打细算的人 B 愿意按照 A 的意愿为渔网提供一定数量的麻，而且还需要带着这些特定愿望的两个精打细算的人彼此相遇。（Menger 1976: 258）

在门格尔看来，很少有一个人急于将他拥有的一种商品换成另一个人拥有的另一种商品，同时第二个人又希望反过来进行同样的交换。而且，更罕见的是，两个这样的人会找到对方，比如在街上相遇。这种困难使这些经济参与者产生了用他们的商品交换比他们希望交易的产品更普遍需要的产品的想法，即使这些参与者自己并不想要这些更普遍需要的产品。

门格尔用一个武器工匠的例子解释了这个想法：

因此，如果我们的武器工匠正确地认识到他的个人利益，他将自然而然地被引导——没有强迫或任何特殊协议——至以其武器交换相应数量的家畜。有了以这种方式获取的更适销的商品，他将去市场上找到出售铜、燃料和食品的人，以实现他的最终目标，即通过贸易获得他需要的消费财货。但现在他可以更快、更经济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Menger 1976: 260）

这个例子中的武器工匠明白，有些商品很容易卖出，而另一些则不然；换言之，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程度的适销性。货币可以依照这些说法被定义为具有最大适销性的商品。这种门格尔主义的市场观与瓦尔拉斯主义微观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在后者中，所有市场都井井有条，所有商品都很容易出售。在门格

尔主义的市场中，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很可能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说，门格尔主义的市场必须被理解为是不完全的。⁴

一旦武器工匠交换商品的用法被他人了解，他的间接交换方法将被广泛地（尽管不是立即地）采用：

这种知识绝不是被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员同时获得的。相反，只有少数精打细算的个人会首先认识到接受其他更适销的商品以换取他们自己的商品所带来的好处——只要用他们的商品直接交换他们希望消费的商品是不可能的或高度不确定的。……既然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们对自己的目的有所启迪，显然没有什么比这种长期实践和经济上有利可图的做法更利于货币的兴起了：最有眼光和最有能力的精打细算的个人，接受最适销的商品来换取所有其他商品。通过这种方式，习惯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将在特定时间最畅销的商品转化为这样的商品，它们不是仅被许多人接受，而是被所有精打细算的个人所接受以换取他们自己的商品。（Menger 1976: 261）

因此，在门格尔看来，间接交换的好处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发现的。首先，一些经济主体在认识到间接交换的优点后开始实行间接交换。其他人则模仿这些成功的早期实践者的行为。最后，间接交换成为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标准做法。总而言之，这就是门格尔所说的货币形成过程。

门格尔对这一过程的理解让人想起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概念，这是哈耶克政治经济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在哈耶克看来，在第一版《原理》中，对门格尔而言国家对货币的形成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相反，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自动的过程，其中国家没有进行干预。以下段落反映了门格尔货币理论的这一方面：

正如我们所见，货币——与铸币（coin）不同，铸币只是货币的一种——的起源是完全自然发生的，因此仅在最罕见的情况下才显示出立法的影响。货币不是国家的发明。它不是立法行为的产物。甚至政治当局的认可也不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经济关系的结果，某些商品很自然地变成了货币。（Menger 1976: 261-2）

这里表达的理解与以格奥尔格·克纳普（Georg Knapp）为代表的货币国家理论截然相反；根据门格尔的说法，健全的货币体系不需要法律许可，也不以市场参与者的明确同意为前提。

另一方面，门格尔认为，国家可能在克服使用金属作为交换商品的困难方面发挥了作用；具体来说，国家保证了所使用的金属的纯度。在门格尔的论点

⁴ 有关门格尔对市场的看法的更多信息，例如，参见 Negishi (1989: 284-9)，这是门格尔市场特征的基础。有关门格尔货币理论理论结构的最新出版物，请参见 Alvarez (2004) 和 Stenkula (2003)。有关门格尔货币理论的标准解释，请参见 Caldwell (2004: 23-4)。

中，对市场参与者来说，确定用作交换商品的金属的纯度和重量既必要又困难。但是，国家可以通过确保金属的纯度来解决第一个困难：

这两个困难中的第一个，即金属成色的确定，似乎是最重要的一个，它的去除似乎对节省人力具有重要意义。公众或可靠人士在金属条上印制的印章，保证的不是其重量，而是其成色程度，并且当持有人将金属转交给其他认可该印章可靠性的人时，他可以免除繁重且昂贵的化验测试。如此标记的金属仍然需要像以前一样称重，但其成色不需要进一步检查。(Menger 1976: 281-2)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门格尔在《原理》中的货币思想植根于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计划。在第 8 章的脚注中，门格尔自己解释了以下内容：

其他 19 世纪前几十年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历史研究兴趣不大，在约翰·A. 奥本多弗 (Johann A. Oberndorfer)、卡尔·H. L. 波利茨 (Karl H. L. Pölitz)、J. F. 洛茨 (J. F. Lotz)、卡尔·S. 扎卡赖亚 (Karl S. Zachriä) 和 F. B. W. v. 赫尔曼 (F. B. W. v. Hermann) 的著作中几乎完全忽略了货币起源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随着我们科学领域历史研究的重新觉醒，货币起源问题再次被卡尔·H. 劳 (Karl H. Rau)、约翰·F. G. 艾斯伦 (Johann F. G. Eiselen)、威廉·罗雪尔 (Wilhelm Roscher)、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 (Bruno Hildebrand) 和卡尔·克尼斯 (Karl Knies) 和稍早一些的卡尔·默哈德 (Karl Murhard) 提出。(Menger 1976: 319)

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各种学者中，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和克尼斯属于所谓的旧历史学派。⁵门格尔对历史学派的较高评价，与他将《原理》献给罗雪尔——他被广泛认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是一致的。正如恩里希·施特莱斯勒 (Erich Streissler) 正确指出的那样，“也许最好将卡尔·门格尔视为老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的后来追随者；从 1892 年起，他为前三版《政治学手册》撰写的重要的百科全书文章《货币》更是如此。” (Streissler 2002: 11)。虽然门格尔后来在《探究》中对学派持批评态度，他在《原理》中的货币思想很可能构成了对学派研究计划的应用。

3. 《探究》与自发秩序

门格尔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即他 1883 年的专著《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将他对货币体系形成的理解应用到了其他制度。在这段著名的段落中，门格尔为这项工作制定了他的议程：

那些服务于公共福利并对其发展极为重要的制度，怎么可能在没有建立它们的共同意志的情况下产生呢？(Menger 1985: 146)

⁵ 关于罗雪尔在门格尔的《原理》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参见 Ikeda (1995a, 1997)。关于门格尔在《原理》中的思想发展的一般性讨论，请参见 Yagi (1993)。

由于 F.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中对其的引用，这段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毫无疑问，门格尔在《探究》中的议程遵循了他在《原理》第一版中的货币思想；在《探究》中，他将他早期的论点扩展到了货币体系之外的其他制度，包括法律、语言、国家和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门格尔认为国家是“在没有建立它们的共同意志的情况下产生”制度的一个例子。除了国家，门格尔提到的所有制度——货币、法律、语言和市场——都被哈耶克同样理解为自发秩序的实例。这种差异表明门格尔和哈耶克的国家概念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可能相当于一道鸿沟，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与其后来的成员（从哈耶克开始）分隔开。⁶

门格尔这样解释了国家的形成：

毫无疑问，至少在人类发展的最早时期，国家是按照以下方式发展的。家族首领不是由政治纽带联结在一起的，他们并肩生活，就拥有了一个国家共同体（state community）和组织，即使它在最初是不发达的。他们这样做并没有特别的协议，仅仅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个人利益并努力追求这些利益（通过弱者自愿地服从于强者的保护，通过在邻居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该疆域的其余居民也感到其福利受到威胁——给予其有效的援助，等等。）。（Menger 1985: 156–7）

在这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门格尔对社会制度自然发展的强调并不排除国家在历史发展后期的作用。因此，门格尔在第 3 卷第 2 章的以下段落中写道：

很明显，立法强制经常侵犯这一有机发展过程，从而加速或改变结果。社会现象的非意图的（unintended）起源，可能实际上是社会形成最初开端的唯一决定性起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权力对社会条件的蓄意侵犯越来越明显。除了有机创建的制度之外，还有那些有目的的社会行动的结果。那些有机产生的制度，通过应用于社会目标的公共权力的有目的的活动，而得以延续和重组。当今的货币和市场体系、当今的法

⁶ 哈耶克认为，社会和国家是必须分开处理的两种不同制度。参见 Hayek (1979: 140) 中的以下陈述。“这个问题的许多混乱是由于一种认为国家和社会是一回事的倾向（在大陆传统中尤其强烈，但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迅速发展）。国家，即单一政府下的一个疆域内的人民的组织，虽然是发展一个发达社会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与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享有自由——仅靠这些自由就配得上社会的名称——的人在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多样的自生自发结构）相去甚远。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国家是众多组织之一——它需要提供一个有效的外部框架，在其中可以形成自生自发的秩序，但它这个组织局限于政府机构，并且不决定自由的个体的活动。虽然这个国家组织将包含许多自愿组织，但构成社会的是个人与他们创建的各种组织之间自发发展的关系网络。社会是形成的（form），但国家是建构的（made）”。哈耶克承认，国家是“发展一个发达社会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并不认为它与“人在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多样的自生自发结构”相同（Hayek 1979: 140）。既然自生系统可以被理解为自发秩序，那么这个论点的逻辑推论就是国家不是自发秩序。换言之，对哈耶克来说，国家是建构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考虑到这里引用的门格尔的话，很明显，哈耶克和门格尔有着截然不同的国家概念。

律、现代国家等，都提供了诸多的制度的例子，这些例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是个人目的和社会目的两种力量——或者换句话说，有机的因素和积极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Menger 1985: 157-8）

门格尔认为，无意的发展可能是社会制度最初形成的主要因素；然而，立法后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社会制度可以解释为参与者的自然互动和有目的的立法干预的结果。这种关于制度形成的平衡观点为探讨门格尔后来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4. 《政治学手册》中的《货币》一文

门格尔在《原理》第一版和《探究》中的论点继续成为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开始的现代奥地利学派分析社会制度的源泉；然而，门格尔本人继续通过其两次扩展的《货币》更加一致地关注货币理论。在本节中，让我们转向 1909 年版本的《货币》——《卡尔·门格尔与支付系统的演化》（*Carl Menger and the Evolution of Payments Systems*）中的英文翻译便是基于本书。

首先，让我们回到门格尔对货币等制度自发发展的理解。门格尔在 1909 年的版本中写道：

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在最完整的意义上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交换中介制度，正如我将在后面解释的那样，可能会因当局（例如，公共当局或宗教当局）的影响——特别是立法的影响——而出现或被推动（但也可能被阻碍）其自动发展。然而，这种交换媒介的出现方式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在这里，存在类似于成文法和普通法之间的关系：交换媒介最初出现，并最终通过逐步模仿而被普遍使用，不是通过法律或协议，而是通过习惯，即通过共同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的类似行为（作为社会成员的特定个体努力的不加反思的结果）——对应于类似的主观冲动和相似的智识进步——这种情况随后与以类似方式出现的其他制度一样，当然并不排除它们是由政府建立或受政府影响的。（Menger [1909] 2002: 33）

这段话与上一节所考虑的《探究》中的内容一致。在这篇文章和上面引用的文章中，门格尔都强调了社会制度的自动发展，但并不排除国家干预。门格尔在此声称，通过立法出现的货币“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但同时也沒有贬低各种制度“由政府建立或受政府影响”的可能性。显然，门格尔在这里的想法重复了在《探究》中的想法。

在《货币》里题为“通过金属铸造完善金属货币”和“政府完善货币系统和铸币系统”的小节中，门格尔也回到了金属货币的出现问题。在历史早期，经济参与者需要在收到金属货币付款时评估金属条的重量和纯度。这种必要性阻碍了贸易。用门格尔自己的话来说：

但是，一些人直到最近还没有建立有序的铸币系统，他们的市场经验告诉我们上述自动发展在克服未经铸造的金属的流通中固有的缺点上有多

不充分。活跃在这些市场上的化验师对重量（尤其是成色）的测试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而且——看到这些工作人员的盖章很容易被伪造——通常必须在每笔交易中重复一次，这种情况使得支付变得非常耗时且成本高昂。(Menger [1909] 2002: 42)

门格尔认为，私人几乎不可能在每笔交易中评估金属条的重量和纯度，并认为这样做“非常耗时且成本高昂”。

在门格尔看来，铸币的引入对于货币体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以下段落中，门格尔通过将硬币与未经铸造的金属进行比较来解释硬币的优点：

打算或实际用于中介贸易的此类金属块便是硬币。现在，相比流通未经铸造的金属，这种形式的交换媒介的优势在于，它省去了对充当贸易中介的金属进行分割和称重的麻烦而高经济成本的操作。当我们接受贵金属时，硬币使我们免于或便于分析成色和重量的任务，而当我们支付它们时，硬币使我们免于或便于给出证明。(Menger [1909] 2002: 42–3)

在门格尔看来，铸币必须由国家自己提供。门格尔在后面题为“政府完善货币系统和铸币系统”的部分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门格尔以如下评论开始本节：

一个发达经济体对货币体系的需求不能通过自动发展的体系来满足。
(Menger [1909] 2002: 45)

这一断言表明，门格尔在《货币》中的思想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概念相去甚远。门格尔并不认为货币体系会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发展；相反，他强调国家在货币体系的高级发展中的作用。在本节的第二段中，门格尔继续说道：

最重要的是，广泛的经验表明，只要被证明这对经济是必要的，铸造货币金属就会使政府干预越来越不可避免。以高成本向市场供应适合经济需求（种类和数量）的铸造金属当然符合个人和整个经济的利益；但是，经验表明，不能指望一个国家的单个经济单位——它们承受竞争压力，依赖利润并以利润为导向。因此，即使在近代，私人铸币也只是不完全地满足了贸易的一般要求。(Menger [1909] 2002: 45–6)

因此，门格尔认为，政府必须在经济中提供铸币，因为主要关注盈利的私人很难提供足够的铸币金属。在随附的脚注中，门格尔提供了加利福尼亚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其中私人铸币厂被国家铸币厂接管。这个例子提醒读者，美国为这一学说的支持者提供了自由银行的好例子；然而，无论是这段话还是这个脚注，都不能用传统智慧（即门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银行学说的鼻祖）来解释。

对门格尔来说，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货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功能是否对货币的性质至关重要。观察到法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是肯定的，门格尔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同样，在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中广泛持有的观点（即认为货币只是通过被宣布为法定货币而完善，或者在其概念上已经完善）是基于一种误解。当国家宣布某种特定的货币或某些法定货币（这使得债权人有权按面值接受它们作为货币债务的清偿）时，（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它无疑完善了这些货币作为支付媒介的功能。由断头台和一系列旨在阻止债权人试图逃避法定货币影响的法律规定所支持的纸券（assignats），从司法当局的角度来看，无疑是非常理想的支付媒介，也许对于已经满足其信用要求的债务人也是如此。但它们也是理想的货币吗？（Menger [1909] 2002: 79)

门格尔指出，虽然政府可以强制市场参与者接受某种货币，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参与者会乐意接受。法国纸券可能是理想的支付媒介；但它们不是理想的货币。正如这段话所反映的，门格尔认为货币必须凭借自身力量，而不是通过国家干预被接受。

虽然这种观点基本上与门格尔在他之前的作品中提出的想法是一致的，但以下来自《货币》的段落引入了一个稍微新一点元素：

然而，与这种观点，即认为法定货币是货币概念的一部分或者就意味着货币的完善的同样错误的是，由此得出结论，法定货币完全应受谴责，政府根本不应该干预货币体系，或者只应该为了个体的利益而这样做。因为如果人们不仅考虑上述法定货币通常使用的主要情况，那么事实证明，在某些情况下，贸易的需要似乎允许——有时甚至完全需要——政府的某种干预，特别是宣布特定种类的货币为法定货币。（Menger [1909] 2002: 82)

这段话表明门格尔相信货币体系从根本上是自动发展的，但承认国家在推动体系发展中的必要作用。因此，门格尔对货币体系的看法是平衡的。如果将门格尔的观点与哈耶克在其货币体系私有化提议中的观点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和该学派的徒孙之间的这种明显区别：显然，门格尔不会考虑货币体系的非国家化。⁷

以下段落对门格尔的观点提供了更一般的见解：

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也不应忽视法律强制贸易本身永远不会成为目的。在这里，任何强迫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恶；只有当它消除或防止更大的恶，或者因为它通过克服民众习惯或偏见中固有的某些障碍而服务于

⁷ Hayek ([1978] 1999)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一个重要的早期著作（Smith 1990）是在 F. Hayek 的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

一种主要是权宜之计的贸易组织时，它的应用才被认为是合理的。
(Menger [1909] 2002: 82)

总的来说，门格尔反对他所谓的“法律强制贸易”。然而，当它所产生的恶小于它所消除的恶时，我们往往确实需要某种国家干预。简而言之，门格尔规定了逐案处理的方法。因此，门格尔与后来的奥地利学派成员共享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但他的信念是一种谨慎的信念，基于对国家干预的效用的计算。⁸

5. 门格尔与哈耶克之间的延续与疏漏

最后，让我们考虑一下目前为止讨论过的门格尔的货币思想与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计划之间的关系。哈耶克似乎有时也认识到国家在货币体系中的使用的重要性，他用类似于门格尔的术语来处理铸币的发展：

此外，当金属货币的真伪只能通过一个困难的鉴定过程——普通人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设备——来确定时，就有了强有力的理由支持通过一些公认权威的印章来保证铸币的纯度，而在大的商业中心之外，这样的权威只能是政府。（Hayek [1978] 1999: 136）

与门格尔一样，哈耶克认为，在货币体系发展的早期，市场参与者在决定是否接受金属货币作为支付时需要评估金属货币的两个方面：重量和纯度。在这段涉及后一种性质的段落中，哈耶克认为政府通常必须确保金属货币的纯度。

然而，在同一本书的后面，哈耶克考虑了私人造币的有效性：

没有理由怀疑，私营企业如果获准的话，将能够提供同样优质且至少可信赖的铸币。事实上，它偶尔会获准，或者是受政府委托这样做。
(Hayek [1978] 1999: 139)

如上所述，门格尔在《货币》的后期版本中认为，私营企业不能有效地供应铸币，因此政府必须发挥作用。正如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哈耶克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私人铸币过去曾奏效，而且总体上会奏效。

对哈耶克货币体系发展观的考察揭示了他的货币思想与门格尔的进一步不同。哈耶克将历史上国家对货币供应权的垄断描述如下：

在两千多年里，政府供应货币的特权或专有权实际上只是垄断了金币、银币或铜币的铸造。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一特权被不加质疑地接受为主权的一个基本属性——披上了君主的神圣权力所激发出的神秘色彩。也许这种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吕底亚国王克罗伊索斯铸造第

⁸ 本文的分析仅限于门格尔的货币思想和他在关于货币问题的著作中所反映的自由主义。对门格尔的自由主义的更详细的一般分析也必须包括他给鲁道夫王储的授课。有关此类分析，请参见 Streissler (1994)。

一枚铸币之前，那个时代通常只是在金属条上打上标记以证明其成色。
(Hayek [1978] 1999: 137)

尽管哈耶克在本段中对国家在货币体系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的描述在许多方面与门格尔的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对这一历史作用的想法相当负面。对于门格尔来说，国家扮演的角色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它，货币体系就无法充分发展。因此，对门格尔来说，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是由公共效用证明的。对哈耶克来说，这种历史性的国家干预只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

显然，随着铸币的普及，各国政府很快发现，铸币专有权是最重要的权力工具，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收益来源。从一开始，就没有声称或承认该特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只是作为政府权力的一个基本要素。(Hayek [1978] 1999: 138)

门格尔认为，由于私人公司无法有效地提供货币，所以铸币的权利是由社会的“共同利益”来证明的，而哈耶克认为，公共铸币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利润的良好来源。⁹哈耶克不接受用公共利益来证明公共造币是正当的；对哈耶克来说，这个论点相当于对历史的一种近乎欺骗性的描述。

另一方面，哈耶克接受了门格尔早先的论点，即货币体系是自然秩序，它们源于精打细算的个体的努力：

但这种迷信，即政府（通常称为“国家”以使其更好听）必须宣布什么是货币，好像它创造了没有它就不可能存在的货币一样，可能起源于这种天真的信念，即货币之类的工具一定是由某个原始发明者“发明”并提供给我们的。这种信念已经完全被我们对通过社会演化过程——货币从此成为其典范（其他例子是法律、语言和道德）——的自发产生的这种未经设计的制度的理解所取代。(Hayek [1978] 1999: 145)

本段中的论点紧密遵循了门格尔在第一版《原理》和《探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但门格尔和哈耶克之间的这种延续是众所周知的。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哈耶克提到了门格尔的第一版《原理》，以及 1892 年和 1909 年两个版本的《货币》——哈耶克也将这个版本收录在了他编辑的门格尔的《文集》里。然而，哈耶克并没有在《非国家化》中提到第二版《原理》。

想着这一事实，让我们考虑一下哈耶克在《非国家化》第二版的一个名为“法定货币的奥秘”的小节中做出的评论：

尽管我在写这篇论文的第一版时忘记了这一点，但毫无疑问，这一主题的经典之作，是卡尔·门格尔在 1892 年使用更合适的等效德语术语

⁹ 塞尔金以加利福尼亚为例，证明私人铸币在美国确实有效。这与我在文中介绍的门格尔对私人铸币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参见 Selgin (1988: 146–7) 中的以下描述。“在加州淘金热期间，至少有 15 家私人铸币厂铸造硬币以满足由于没有任何政府铸币厂而无法需求的需求。”这本关于自由银行辩论领域的重要专著源于 L. 怀特指导的一篇博士论文。

Zwangskurs 对法币的讨论（《卡尔·门格尔文集》中的《货币》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34））。(Hayek [1978] 1999:
147, n. 31)

正如这条评论所暗示的那样，在《非国家化》第一版中，哈耶克并没有表明他对“卡尔·门格尔在 1892 年……的讨论”的依赖。该“讨论”正是来自《政治学手册》的 1892 年版的《货币》。在下面的段落中，哈耶克引用了他编辑的门格尔的《文集》：

参见第 98–106 页，尤其是第 101 页，在此 *Zwangskurs* 被描述为“一种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目的是违反人们的意愿，迫使病态（也就是特殊）形式的流通手段——它们是由于滥用铸币权或纸币发行权，滥用司法机关的主权而产生的——进入或维持在流通领域（eine Massregel, die in der überwiegenden Zahl der Fälle den Zweck hat, gegen den Willen der Bevölkerung, zumindest durch einen Missbrauch der Münzhoheit oder des Notenregals entstandene pathologische (also exceptionelle) Formen von Umlaufsmitteln, durch einen Missbrauch der Justizhoheit dem Verkehr aufzudrängen oder in demselben zu erhalten）。”(Hayek [1978] 1999: 147, n. 31)

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哈耶克引用的这段话无疑揭示了门格尔将货币体系视为一种自发秩序的观点。然而，能否从这篇文章中得出对门格尔货币理论的公正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尽管读者可能会期望哈耶克（门格尔的编辑）会有这样的观点。正如我在本文中所展示的，门格尔承认国家在货币体系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哈耶克似乎忽略了门格尔对货币的理解的这一方面。虽然哈耶克是一位出色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也是门格尔经济学整体上的出色阐释者，但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6. 总结

门格尔相信货币体系的自动发展，但他的思想中也有不同的元素，正如在《政治学手册》中出现的《货币》版本中所反映的那样。具体而言，门格尔认为，没有政府干预，货币体系就无法充分发展。在本文中，我通过分析从第一版《原理》、《探究》到《货币》的各个版本的相关著作，考察了门格尔在这方面的观点的演变。门格尔货币思想中的这一元素将他与奥地利学派后来的成员和后代（尤其是自由银行学派的倡导者）区分开来。¹⁰尽管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其经济自由主义而闻名，但令人怀疑的是，其创始人是否与后来的成员一样对政府不干预原则充满热情。门格尔的自由主义，如果可以这样描述的话，是一种更微妙、更深思熟虑的自由主义。

致谢

¹⁰ 关于自由银行文献的代表性研究，参见 White (1984)。值得注意的是，怀特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主席是 Axel Leijonhufvud；White (1984) 是本博士论文的被广泛阅读的修订版。另见本专著的第二版（White 1995）。有关自由银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巨著 White (1993a, 1993b, 1993c)。

作者非常感谢 Toru Maruyama、Mikio Nakayama 和 Tatsuya Sakamoto 的评论，这些评论对本文提出的论点的早期发展非常宝贵。本文的早期版本于 2004 年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举行的澳大利亚经济思想学会年度会议上被阅读。作者要感谢会议参与者的批评性回应。此外，作者还曾多次在上智大学、法兰克福大学、霍恩海姆大学和维也纳经济贸易大学举办有关该主题的研讨会。作者要感谢研讨会的组织者，即 Toshiaki Hirai、Bertram Schefold、Harald Hagemann 和 Hansjörg Klausinger。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感谢该期刊的两位匿名审稿人，他们为修改论文的基本主张提供了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Alvarez, A. (2004). Learning to choose a commodity-money: Carl Menger's theory of imitation and the search monetary framework. *Europe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1(1): 53–78.

Caldwell, B. (2004). *Hayek's Challen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mpagnolo, G. (2004).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classique. Marx, Menger et l'École histor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 (2005). Carl Menger's 'Money as Measure of Value': An introduc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7(2), 233–43.

Egashira, S. (1999). *A Study on F. A. Hayek* [in Japanese]. Tokyo: Nihon Keizai Hyouronsha.

Hayek, F. ([1978] 1999). *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 2nd edition.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Reprinted in Kresge, S. (1999). *Good Money,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 Hayek*, Vol. 6, part II. London: Routledge.]

—— (1979).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3,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dgson, G. (2001).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Ikeda, Y. (1995a). Carl Menger in the 1860s: Menger on Roscher's Grundlagen. In G. Meijer (Ed.), *New Perspectives on Austrian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pp. 25–39.

—— (1997).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Grundsätze Carl Mengers*. St. Katharinen: Scripta Mercaturae Verlag.

Latzer, M. and Schmitz, S. (Eds.) (2002). *Carl Menger and the Evolution of Payments Syste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Menger, C. ([1909] 2002). *Geld.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3rd edition, 4, pp. 556–610. [Reprinted in F. Hayek (ed.) (1970). *Gesammelte Werke*, 2nd edition, Vol. 4. Tübingen: J.C.B. Mohr, pp. 1–116; and in Latzer and Schmitz (2002), pp. 25–108.]

—— (1976).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J. Dingwall and F. Hoeselitz, Introduction by F. Hayek.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1985).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Economics* edited by L. Schneid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gishi, T. (1989).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Selgin, G. (1988). *The Theory of Free Banking: Money Supply under Competitive Note Issue*. N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mith, V. (1990). *The Rationale of Central Banking and the Free Banking Alternative*.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Stenkula, M. (2003). Carl Menger and the network theory of money. *Europe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0(4): 587–606.

Streissler, E. (1994). Menger's treatment of economics in the Rudolf lectures. In E. Streissler and M. Streissler (Eds.), *Carl Menger's Lectures to Crown Prince Rudolf of Austria*.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p. 3–25.

—— (2002). Carl Menger's article 'Money'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M. Latzer and S. Schmitz (Eds.), *Carl Menger and the Evolution of Payments Syste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11–24.

White, L. (1984). *Free Banking i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 (1993a). *Free Banking*, Vol. 1.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Ed.) (1993b). *Free Banking*, Vol. 2.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Ed.) (1993c). *Free Banking*, Vol. 3.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1995). *Free Banking in Britain*, 2nd edition.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White, L. and Selgin, G.A. (2002). Mengerian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money. In M. Latzer and S. Schmitz (Eds.), *Carl Menger and the Evolution of Payments Syste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133–58.

Yagi, K. (1993). Carl Menger's *Grundsätze* in the making.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5(4): 697–724.